

金融发展能降低家庭贫困率吗^{*}

朱若然 陈贵富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 CHNS 微观面板数据和随机效果面板概率单位模型,分析了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与 GDP 之比测量的各省的金融深度、用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测量的各省金融效率与家庭贫困率的关系。发现:金融规模的发展对减少贫困效果明显;各省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为正。金融深度对家庭贫困率没有显著的地域影响;而各省金融效率的地域影响显著。金融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在西部地区为正。尽管在东部地区的影响有所下降,中部地区的影响下降的幅度更大,但最终结果来看,东部和中部的金融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仍然为正。

关键词 金融深度 金融效率 金融发展 家庭贫困率 随机效果面板概率单位模型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CHNS micro panel data and the random effect panel probability un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inancial depth of each province measured by the ratio of the total deposits and loan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o the GD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household poverty rate measured by the total amount of loans compared

with the total deposits.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cale has obvious effects on reducing pover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the poverty rate is positive. Financial depth has no significant geographical impact on household poverty rates; and the geographical impact of financial efficiency in the provinces is significa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poverty rate is positive in the western region. Although the impa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has declined, the impact of the central region has declined more, but in the e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poverty rate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remains positive.

Keywords Financial depth Financial efficiency Financial development Household poverty rate Random effect panel probability unit model

DOI:10.16304/j.cnki.11-3952/f.2019.06.014

一、前言

中国“十三五”规划明确了扶贫目标:中国

^{*}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基础与政策思路研究”(16JZD01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需求结构转换背景下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15ZDC01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不同要素分配关系与分配正义理念创新研究”(17ZDA114)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再拓展”(17JJD790014)的资助。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示要精准扶贫,2015年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中国扶贫状况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他强调,要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就是要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问题搞清楚,以便做到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和精准扶贫。

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中国扶贫标准以下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中国贫困人口10年减6734万,但是2/3脱贫后又返贫。从地理分布上讲,全国2600多万的贫困人口中有1700多万属于西部地区人口,说明西部地区的扶贫力度有待加大;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和江苏浙江一带,仍然有部分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改革开放40年以来,虽然中国的总体经济呈现高速增长,但减贫速度却在逐渐下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导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了脱贫后返贫、绝对贫困人口仍未减少的现象。从2015年到2020年,要在5年多时间减贫7000万人,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400万人,平均每月减贫117万人。因此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那么金融发展与贫困率关系如何?金融发展能减少中国贫困人口吗?

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大多基于宏观视角来研究金融发展与减贫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贫困人口会得到显著减少,金融发展指标与贫困率呈负相关,金融发展可以帮助穷人脱贫,金融深度增加了贫困人口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和福利水平(Li、Squire和Zou,1998;Jeanneney和Kpodar,2005;Clarke和Zou,2006;Beck、Demirgüç-Kunt和Levine,2007)。Burgess和Pande(2005)运用印度1977年到1990

年农村地区的银行部门数据,检验穷人直接参与金融活动对农村贫困产生的影响,发现银行机构在农村设立的数量每增长1%,将降低农村贫困率0.34%。Geda、Shimeles和Zerfu(2008)使用了从1994年到2000年埃塞俄比亚城市和农村中的富有家庭的数据,用一个单一的金融贫困模型检验了埃塞俄比亚金融和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们对金融产品的使用能显著地平滑消费,进而降低贫困。杨俊、王燕和张宗益(2008)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就中国整体、城镇、农村的金融发展对相应贫困减少的长、短期影响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指出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在短期内缓解了全国贫困状况并改善了贫困人口收入分配情况,但从长期看,它没有成为促进贫困减少的重要因素。

另一种常见的观点是金融发展可能使得富人受益,金融体系尤其是当机构薄弱时,可能主要将资金传输给富人,因为富人能够提供担保,可能更容易偿还贷款,而将穷人排除在外。资本市场不完善比如信息和交易成本可能影响缺乏担保和信用记录的穷人,在这种背景下,信贷约束减少资本配置的效率,通过阻碍资本流向对投资有高预期回报的贫困人口而加大了收入差距,而这种信贷限制往往更广泛地限制了穷人(Galor和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Aghion和Bolton,1997;Galor和Moav,2004)。Ranjan和Zingales(2003)认为如果金融体系是竞争的、开放的,那么它将是强有力的反垄断工具,有利于贫困家庭和小规模生产者脱离被剥削的境地,否则金融仅仅让富人受益,不利于贫困的减少。Arestis和Cancer(2005)从金融自由化角度来说明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的消极影响,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穷人由于多种原因而不能接触到金融服务,金融自由化反而使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低效率部门,造成全社会资金配置并非最优化,最终致使穷人收入减少。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金融发展和贫困率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这两个变量关系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另外,目前国内外的文献主要是通过宏观视角研究金融发展与贫困的关系。本文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基于CHNS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与贫困率的关系,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制定有效的精准扶贫政策提供实证研究支持。将金融发展指标、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域特征结合起来,研究家庭贫困的影响因素,不仅对金融发展和贫困率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减贫扶贫的相关金融方面的政策建议。

本文第二部分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变量定义;第三部分介绍计量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根据前述提出的判定标准,对中国金融发展与贫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随机效应面板单位概率模型,分析家庭贫困的影响因素;第五部分为结论及政策意义,总结了影响中国贫困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中国制定精准扶贫政策的相关建议。

二、数据介绍与变量说明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中国1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进行的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CHNS调查到目前为止共进行了9次,但是在1989年的调查中没有包括失业的相关内容,所以本文的数据包括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和2011,共8次。1991和1993年调查包括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省;1997年调查用黑龙江省代替了辽宁省;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调查则包括辽宁、黑龙江省和其他7省;2011年则在上述9省的

基础上增加了北京、上海和重庆市。陈贵富(2016a)对CHNS数据进行了详细说明。

本文选取了户主为16岁以上的家庭样本,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删除了相关变量为缺失值的样本。以2011年CPI为100,对各调查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了价格平减。如果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300元,则把该家庭定义为贫困家庭。最终有效样本为31915,其中城镇的非贫困和贫困家庭分别为9465和1534,贫困率为14%;而农村的非贫困和贫困家庭分别为14684和6232,贫困率为30%。

学术界通常采用的贫困线有以下四种:第一,世界银行以1993年的不变价衡量,设定的贫困线标准为每人每天的收入为1.08美元和2.15美元;第二,Ravallion和Chen(2004)提出以2002年购买力平价衡量,城市贫困线标准为每人每年的收入1200元,农村贫困线标准为每人每年的收入850元;第三,中国政府以1995年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农村贫困线每人每年的收入530元,以及根据Ravallion和Chen(2004)的以2002年城市与农村贫困线标准之比计算的1995年城镇贫困线标准为每人每年的收入690元;第四,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11月29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宣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本文使用的是第四种贫困标准,没有区分城镇和农村。

(二) 变量定义

本文将主要分析金融发展对家庭贫困率的影响。金融发展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1)金融机构和市场规模(金融深化);(2)金融中介机构、媒介资源和促进金融交易的市场的效率(效率);(3)个人可以使用金融服务的程度(访问);(4)稳定的金融机构和市场(稳定)。参考陈贵富(2016b)我们使用金融深化的程度和金融效率的程度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变量,即使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GDP测量各省金融深化程度。另一方面,参照王志刚和孙

刚(2003)以及李巍和蔡纯(2013),我们使用贷存款转换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测量各省金融发展的效率。另外本文还从户主的相关个人特性(年龄、婚姻状态、性别、工作状况、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参加保险状况和生活习惯)、家庭

状况(家庭人口数、60岁以上老人人数、6岁以下儿童人数和学生人数)、地域特点(城市或农村、东部和中部)来分析这些变量对家庭贫困率的影响。详细的变量定义见表1。

表2为分家庭的变量描述性统计量。从表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	变量定义
Age	户主的年龄(以下个体变量皆为户主相关变量)
Age2	年龄平方
Unmarried	未婚=1,其他=0
Gender	男性=1,女性=0
Work	有工作(包括退休返聘)=1,无工作=0
Edu2	初中毕业=1,其他=0
Edu3	高中和中专毕业=1,其他=0
Edu4	大专以上=1,其他=0
Schooling	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
Unhealth	身体健康虚拟变量,过去四周患过疾病且程度较重的=1,其他=0
Insurance	有医疗保险=1,其他=0
Smoke	吸烟=1,其他=0
Drink	是否经常喝酒;每周喝酒3—4次以上的为经常喝酒=1,其他=0
Hhsize	家庭人口数
Age60	家庭60岁以上人口数
Age6	家庭6岁以下儿童数
Student	家庭学生人口数
City	城市=1,农村县=0
East	辽宁、江苏、山东、上海和北京=1,其他=0
Middle	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1,其他=0
Findeep	省级金融深度: $((\text{金融机构年末贷款} + \text{存款总额}) / \text{GDP}) \times 100(\%)$
Efindeep	东部地区金融深度: $\text{East} \times \text{Findeep}$
Mfindeep	中部地区金融深度: $\text{Middle} \times \text{Findeep}$
Fineff	省级金融效率: $(\text{年末金融机构贷款} / \text{存款}) \times 100(\%)$
Efineff	东部地区金融效率: $\text{East} \times \text{Fineff}$
Mfineff	中部地区金融效率: $\text{Middle} \times \text{Fineff}$
Interestr	省级定期1年存款利率 $\times 100(\%)$,全国数据用各省CPI平减)
被说明变量	
Povertyr	贫困家庭=1:2011年CPI为100,人均可实际支配收入低于2300元;非贫困家庭=0

2 来看 ,农村的贫困率明显高于城镇。无论在城 于贫困家庭。为了得到更为精确的分析结果 ,镇还是农村 ,非贫困家庭的户主教育水平都高 下面本文用科学的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表 2 分家庭的变量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	城镇		农村		全国	
	非贫困家庭均值	贫困家庭均值	非贫困家庭均值	贫困家庭均值	均值	标准离差
Age	53.55	53.52	51.50	50.37	51.98	13.67
Age2	3053.35	3084.97	2822.33	2748.36	2889.02	1480.98
Unmarried	0.01	0.02	0.01	0.02	0.02	0.12
Gender	0.75	0.72	0.86	0.86	0.82	0.38
Work	0.56	0.50	0.77	0.75	0.69	0.47
Schooling	8.61	5.19	7.13	5.38	7.14	4.70
Edu2	0.28	0.25	0.33	0.27	0.30	0.46
Edu3	0.25	0.13	0.18	0.09	0.18	0.38
Edu4	0.13	0.01	0.03	0.00	0.05	0.22
Unhealth	0.02	0.04	0.02	0.02	0.02	0.15
Insurance	0.70	0.32	0.55	0.20	0.51	0.50
Smoke	0.41	0.47	0.50	0.53	0.48	0.50
Drink	0.25	0.24	0.29	0.23	0.26	0.44
Hhsize	3.20	3.62	3.55	4.08	3.55	1.48
Age60	0.64	0.66	0.54	0.58	0.59	0.81
Age6	0.15	0.28	0.21	0.35	0.22	0.49
Student	0.43	0.63	0.46	0.67	0.50	0.75
East					0.34	0.47
Middle					0.41	0.49
City					0.34	0.48
Findeep					202.44	82.51
Fineff					89.08	23.65
Interestr					4.35	2.73
Povertyr	0.14		0.30		0.24	0.43
样本量	9465	1534	14684	6232	31915	

三、计量模型的建立

假定家庭是否贫困取决于潜在变量 y_{it}^* ,即 y_{it}^* 的值越大 ,家庭贫困的概率就越大 ,而 y_{it}^* 又取

决于多个解释变量。我们把 y_{it}^* 表示为:

$$y_{it}^* = x_{it}'\beta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i = 1, \cdots, 9785; t = 1, \cdots, 8)$$

(1)

u_i 为每个家庭的误差部分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ε_{it} 是时间序列误差部分和家庭误差部分

的综合 i 为家庭数, t 为调查次数。每个家庭都有这个变量的临界水平或门槛水平, 如果 $y_{it}^* > 0$, 该家庭处于贫困水平, 否则就不处于贫困水平。给定 x_{it} 、 β 、 u_i , 假定服从正态性分布, 则 Probit 模型可表示为:

$$P(y_{it} = 1 | x_{it}, \beta, \mu_i) = \Phi(u_i + x_{it}'\beta) \quad (2)$$

可供选择的模型包括混合回归、随机效应估计与固定效应估计。但考虑到本文还研究性别、教育程度和地区等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相关变量的影响, 故本文不选择固定效果估计。假设不同个体的观测值相互独立, 则可以写出整个样本的似然函数。最大化似然函数即得到对 β 的“随机效应 Probit 估计量”。但是由于 u_i 的存在, 同一个体不同时期的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自相关, 即相关系数 ρ 越大则复合扰动项 ($u_i + \varepsilon_{it}$) 中的 u_i 越重要, 如果 $\rho = 0$, 则说明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 应该选择混合回归模型。

四、回归结果分析

本节将给出混合概率单位模型和随机效果面板概率单位模型的计量结果。从表 3—表 6 来看, ρ 都在 1% 的统计显著水平下不为零, 因此混合概率单位模型的计量结果会出现不一致的估计系数, 本节将重点介绍随机效果面板概率单位模型的计量结果。

(一) 金融发展对贫困率影响的计量结果: 总体影响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与 GDP 之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贫困率。金融深度每增长 1%, 家庭贫困率会降低 0.3%。金融规模的发展对减少贫困效果明显。从用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测量的各省金融发展的效率来看, 该变量与贫困率的关系为正。可能的原因是, 现在的银行体系管理是条块分割, 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越大, 意味着融资成本可能越高, 进而增加了家庭贫困率。从存款利息率与贫困率的关系

来看, 也证明了这一点, 即定期 1 年存款利率提高 1%, 家庭贫困率提高约 1.3%。

下面再分析户主的相关个人特性、家庭状况和地域特点对家庭贫困率的影响。户主的年龄越大, 家庭贫困概率越小, 年龄增加 1 年, 贫困概率下降 0.9%, 但下降的幅度递增; 户主为未婚和男性的家庭贫困概率分别高于已婚和女性户主家庭; 户主有工作明显低于没有工作的家庭贫困概率; 教育程度高的家庭, 贫困概率明显低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 教育程度越高, 家庭贫困率越低, 户主教育水平为大专及以上、高中或中专毕业和初中毕业的比户主为小学毕业的家庭, 贫困率分别低 14.8%、9.8% 和 5.9%; 户主身体相对不健康和吸烟的家庭贫困率较高; 户主参加保险和经常饮酒的家庭贫困率较低; 家庭人口数、6 岁以下儿童数和学生数多的家庭, 家庭贫困率较高; 东部地区的家庭贫困率低于西部地区家庭; 城市家庭贫困率明显低于农村家庭。

在表 4, 我们用接受教育年数变量替代了教育程度虚拟变量, 发现: 接受教育年数越多, 家庭贫困率越低, 即教育水平增加 1 年, 家庭贫困率下降约 0.5%, 但是降幅递减。其他说明变量的计量结果与表 3 相比, 没有明显变化, 这也能说明本文使用的数据和计量分析模型的稳健性。

(二) 金融发展对贫困率影响的计量结果: 地域影响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与 GDP 之比对家庭贫困率没有显著地域影响。从用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测量的各省金融发展的效率来看, 该变量与贫困率的关系在西部地区为正, 即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效率提高 1%, 家庭贫困率提高 0.29%。尽管在东部地区的影响有所下降, 中部地区的影响下降的幅度更大, 但最终结果来看, 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为正, 即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效率提高 1%, 家庭贫困

表 3 金融发展与家庭贫困的实证分析结果: 总体影响(1)

变量	混合概率单位模型			随机效果面板概率单位模型		
	系数估计值	边际效应	Z 值	系数估计值	边际效应	Z 值
Age	-0.0324 ***	-0.0088	-7.3	-0.0384 ***	-0.0093	-7.07
Age2	0.0003 ***	0.0001	7.22	0.0003 ***	0.0001	6.68
Unmarried	0.1993 ***	0.0589	3.1	0.1574 **	0.0412	2.08
Gender	0.0759 ***	0.0203	2.9	0.0584 *	0.0139	1.74
Work	-0.2836 ***	-0.0774	-11.17	-0.3635 ***	-0.0884	-13.5
Edu2	-0.2311 ***	-0.0605	-10.86	-0.2543 ***	-0.0587	-9.31
Edu3	-0.4215 ***	-0.1014	-15.59	-0.4707 ***	-0.0977	-13.36
Edu4	-0.9387 ***	-0.1664	-11.6	-1.0206 ***	-0.1484	-10.97
Unhealth	0.1409 **	0.0407	2.54	0.1380 **	0.0358	2.23
Insurance	-0.6496 ***	-0.1779	-33.75	-0.6665 ***	-0.1635	-30.25
Smoke	0.1045 ***	0.0286	5.52	0.0999 ***	0.0243	4.44
Drink	-0.1421 ***	-0.0376	-6.94	-0.1342 ***	-0.0316	-5.58
Hhsize	0.0518 ***	0.0141	7.06	0.0698 ***	0.0170	8.15
Age60	0.0156	0.0043	1.06	0.0217	0.0053	1.24
Age6	0.1287 ***	0.0351	6.59	0.1254 ***	0.0305	5.73
Student	0.0891 ***	0.0243	6.86	0.0876 ***	0.0213	6.18
East	-0.1919 ***	-0.0510	-8.21	-0.2430 ***	-0.0568	-7.68
Middle	0.0334	0.0091	1.52	0.0351	0.0086	1.2
City	-0.4093 ***	-0.1054	-20.46	-0.4922 ***	-0.1107	-18.35
Findeep	-0.0008 ***	-0.0002	-3.72	-0.0011 ***	-0.0003	-4.83
Fineff	0.0029 ***	0.0008	4.77	0.003 ***	0.0009	5.11
Interestr	0.0494 ***	0.0135	9.11	0.0532 ***	0.0129	9.01
Cons	0.1981		1.42	0.3311 *		1.93
rho				0.2282		
LR test rho = 0: chibar2(01)				5.88.68 ***		
Log likelihood	-14526.379			-14232.038		
Prob >ChiSq	0.0000			0.0000		
Obs	31915			31915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表 4—表 6 同。

率提高 0.18% ,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效率提高 1% ,家庭贫困率提高 0.07%。存款利息率与贫困率的关系为正 ,即定期 1 年存款利率提高 1% ,家庭贫困率提高约 1.1%。

下面再分析户主的相关个人特性、家庭状

况和地域特点对家庭贫困率的影响。户主的年龄越大 ,家庭贫困概率下降 ,下降的幅度递增;户主为未婚和男性的家庭贫困概率分别高于已婚和女性户主家庭;户主有工作和教育程度高的家庭贫困率 ,明显低于没有工作和教育程度

表 4 金融发展与家庭贫困的实证分析结果: 总体影响(2)

变量	混合概率单位模型			随机效果面板概率单位模型		
	系数估计值	边际效应	Z 值	系数估计值	边际效应	Z 值
Age	-0.0327 ***	-0.0089	-7.31	-0.0390 ***	-0.0095	-7.16
Age2	0.0003 ***	0.0001	6.71	0.0003 ***	0.0001	6.36
Unmarried	0.1755 ***	0.0513	2.71	0.1307 *	0.0338	1.71
Gender	0.1192 ***	0.0314	4.43	0.1025 ***	0.0241	3.01
Work	-0.2955 ***	-0.0806	-11.53	-0.3701 ***	-0.0900	-13.72
Schooling	-0.0202 ***	-0.0055	-3.4	-0.0184 **	-0.0045	-2.43
Schooling2	-0.0024 ***	-0.0006	-5.13	-0.0029 ***	-0.0007	-4.9
Unhealth	0.1270 **	0.0364	2.27	0.1252 **	0.0323	2.01
Insurance	-0.6411 ***	-0.1756	-33.16	-0.6596 ***	-0.1621	-29.88
Smoke	0.1024 ***	0.0280	5.39	0.0993 ***	0.0242	4.41
Drink	-0.1405 ***	-0.0372	-6.84	-0.1327 ***	-0.0313	-5.51
Hhsize	0.0539 ***	0.0147	7.31	0.0711 ***	0.0173	8.29
Age60	0.0131	0.0036	0.89	0.0194	0.0047	1.1
Age6	0.1222 ***	0.0333	6.23	0.1187 ***	0.0289	5.41
Student	0.0884 ***	0.0241	6.79	0.0869 ***	0.0211	6.12
East	-0.1851 ***	-0.0492	-7.88	-0.2343 ***	-0.0549	-7.41
Middle	0.0392 *	0.0107	1.78	0.0385	0.0094	1.31
City	-0.4075 ***	-0.1048	-20.27	-0.4839 ***	-0.1091	-18.06
Findeep	-0.0008 ***	-0.0002	-3.8	-0.0011 ***	-0.0003	-4.81
Fineff	0.0027 ***	0.0007	4.42	0.0035 ***	0.0008	4.83
Interestr	0.0475 ***	0.0129	8.73	0.0510 ***	0.0124	8.61
Cons	0.3776 ***		2.69	0.5142 ***		2.98
rho				0.2237		
LR test rho = 0: chibar2(01)				558.15 ***		
Log likelihood	-14370.33			-14091.256		
Prob >ChiSq	0.0000			0.0000		
Obs	31712			31712		

低的家庭,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贫困率越低;户主身体相对不健康和吸烟的家庭贫困率较高;户主参加保险和经常饮酒的家庭贫困率较低;家庭人口数、6岁以下儿童数和学生数多的家庭,家庭贫困率较高;中部地区的家庭贫困率高于西部地区家庭;城市家庭贫困率明显低于农村家庭。

在表6,我们用接受教育年数变量替代了教育程度虚拟变量,发现:接受教育年数越多,家庭贫困率越低,即教育水平增加1年,家庭贫困率下降约0.4%,但是降幅递减。其他说明变量的计量结果与表5相比,没有明显变化,这也再次说明本文使用的数据和计量分析模型的稳健性。

表 5 金融发展与家庭贫困的实证分析结果: 地域影响(1)

变量	混合概率单位模型			随机效果面板概率单位模型		
	系数估计值	边际效应	Z 值	系数估计值	边际效应	Z 值
Age	-0.0329 ***	-0.0090	-7.39	-0.0392 ***	-0.0095	-7.18
Age2	0.0003 ***	0.0001	7.39	0.0004 ***	0.0001	6.87
Unmarried	0.2116 ***	0.0626	3.28	0.1639 **	0.0429	2.17
Gender	0.0774 ***	0.0206	2.95	0.0593 *	0.0141	1.77
Work	-0.2876 ***	-0.0783	-11.27	-0.3655 ***	-0.0887	-13.56
Edu2	-0.2263 ***	-0.0591	-10.6	-0.2501 ***	-0.0577	-9.14
Edu3	-0.4137 ***	-0.0995	-15.3	-0.4632 ***	-0.0962	-13.13
Edu4	-0.9400 ***	-0.1660	-11.54	-1.0262 ***	-0.1483	-11.02
Unhealth	0.1378 **	0.0396	2.48	0.1365 **	0.0353	2.2
Insurance	-0.6499 ***	-0.1776	-33.47	-0.6613 ***	-0.1619	-29.56
Smoke	0.1007 ***	0.0275	5.31	0.0978 ***	0.0238	4.34
Drink	-0.1456 ***	-0.0384	-7.09	-0.1367 ***	-0.0321	-5.67
Hhsize	0.0542 ***	0.0148	7.37	0.0713 ***	0.0173	8.31
Age60	0.0153	0.0042	1.04	0.0217	0.0053	1.24
Age6	0.1296 ***	0.0353	6.63	0.1252 ***	0.0304	5.72
Student	0.0914 ***	0.0249	7.04	0.0895 ***	0.0217	6.31
East	0.3935 *	0.1126	1.95	0.2477	0.0624	0.99
Middle	0.9322 ***	0.2679	4.2	0.8457 ***	0.2193	2.98
City	-0.4088 ***	-0.1050	-20.38	-0.4931 ***	-0.1107	-18.35
Findeep	0.0002	0.0001	0.47	-0.0004	-0.0001	-0.67
Efindeep	-0.0010 *	-0.0003	-1.87	-0.0004	-0.0001	-0.74
Mfindeep	-0.0004	-0.0001	-0.58	0.0003	0.0001	0.29
Fineff	0.0104 ***	0.0028	8.6	0.0121 ***	0.0029	8.02
Efineff	-0.0041 ***	-0.0011	-2.97	-0.0042 **	-0.0010	-2.47
Mfineff	-0.0086 ***	0.0023	-7.01	-0.0091 ***	-0.0022	-5.93
Interestr	0.0431 ***	0.0117	7.51	0.0435 ***	0.0106	6.89
Cons	-0.6733 ***		-3.32	-0.5542 **		-2.14
rho				0.2278		
LR test rho=0: chibar2(01)				581.13 ***		
Log likelihood	-14489.13			-14198.564		
Prob >ChiSq	0.0000			0.0000		
Obs	31915			31915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8 次 CHNS 微观面板数据 利用随

机效果面板概率单位模型 ,重点分析了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与 GDP 之比测量的各省的金融深度、用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测量的各省金融效率与家庭贫困率的关系。发现:金融规

表 6 金融发展与家庭贫困的实证分析结果: 地域影响(2)

变量	混合概率单位模型			随机效果面板概率单位模型		
	系数估计值	边际效应	Z 值	系数估计值	边际效应	Z 值
Age	-0.0332 ***	-0.0090	-7.4	-0.0397 ***	-0.0096	-7.27
Age2	0.0003 ***	0.0001	6.89	0.0003 ***	0.0001	6.55
Unmarried	0.1867 ***	0.0547	2.87	0.1361 *	0.0352	1.78
Gender	0.1185 ***	0.0312	4.4	0.1015 ***	0.0238	2.98
Work	-0.2984 ***	-0.0812	-11.59	-0.3717 ***	-0.0902	-13.76
Schooling	-0.0181 ***	-0.0049	-3.02	-0.0164 **	-0.0040	-2.17
Schooling2	-0.0025 ***	-0.0007	-5.35	-0.0030 ***	-0.0007	-5.08
Unhealth	0.1254 **	0.0359	2.24	0.1247 **	0.0321	2
Insurance	-0.6401 ***	-0.1750	-32.83	-0.6538 ***	-0.1603	-29.15
Smoke	0.0991 ***	0.0270	5.2	0.0973 ***	0.0237	4.31
Drink	-0.1437 ***	-0.0379	-6.98	-0.1349 ***	-0.0317	-5.59
Hhsize	0.0561 ***	0.0153	7.58	0.0726 ***	0.0176	8.44
Age60	0.0129	0.0035	0.87	0.0194	0.0047	1.1
Age6	0.1229 ***	0.0334	6.26	0.1183 ***	0.0287	5.38
Student	0.0908 ***	0.0247	6.96	0.0889 ***	0.0216	6.25
East	0.2932	0.0829	1.44	0.1825	0.0456	0.73
Middle	0.8501 ***	0.2436	3.8	0.7983 ***	0.2065	2.8
City	-0.4069 ***	-0.1045	-20.18	-0.4848 ***	-0.1090	-18.05
Findeep	0.0000	0.0000	-0.02	-0.0005	-0.0001	-0.9
Efindeep	-0.0007	-0.0002	-1.35	-0.0003	-0.0001	-0.46
Mfindeep	-0.0002	-0.0001	-0.3	0.0004	0.0001	0.39
Fineff	0.0098 ***	0.0027	8.03	0.0116 ***	0.0028	7.66
Efineff	-0.0036 **	-0.0010	-2.53	-0.0038 **	-0.0009	-2.21
Mfineff	-0.0081 ***	-0.0022	-6.55	-0.0087 ***	-0.0021	-5.69
Interestr	0.0406 ***	0.0111	7.05	0.0410 ***	0.0099	6.45
Cons	-0.4197 **		-2.03	-0.3194		-1.22
rho				0.2238		
LR test rho=0: chibar2(01)				554.28 ***		
Log likelihood	-14336.099			-14058.959		
Prob >ChiSq	0.0000			0.0000		
Obs	31712			31712		

模的发展对减少贫困效果明显。但是,从用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测量的各省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为正。可能的原因是,现在的

银行体系管理是条块分割,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越大,意味着融资成本可能越高,进而增加了家庭贫困率。从存款利息率与贫困率的关

系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定期1年存款利率与家庭贫困率的关系为正。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与GDP之比对家庭贫困率没有显著的地域影响。从用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测量的各省金融发展的效率来看,地域影响显著。该变量与贫困率的关系在西部地区为正。尽管在东部地区的影响有所下降,中部地区的影响下降的幅度更大,但最终结果来看,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仍然为正。

另外本文还分析了户主的相关个人特性、家庭状况和地域特点对家庭贫困率的影响。户主的年龄越大,家庭贫困概率下降,下降的幅度递增;户主为未婚和男性的家庭贫困概率分别高于已婚和女性户主家庭;户主有工作和教育程度高的家庭贫困率,明显低于没有工作和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贫困率越低;户主身体相对不健康和吸烟的家庭贫困率较高;户主参加保险和经常饮酒的家庭贫困率较低;家庭人口数、6岁以下儿童数和学生数多的家庭,家庭贫困率较高;家庭贫困率存在显著的地域特点;城市家庭贫困率明显低于农村家庭。

金融规模的发展对减少贫困效果明显。我们建议应进一步发展金融产业,在注重规模的基础上,更应注重金融产业的效率。但是各省金融效率的提高可能带来融资成本提高,进而不利于降低家庭贫困率。因此,在金融效率提高的同时,应该关注低收入家庭的金融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外,在金融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应该关注金融效率对家庭贫困率的地域影响,因地制宜。最后,降低家庭贫困率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关注金融扶贫的同时还必须关注实施通过影响户主个人特征、家庭和地域特征相关政策来降低中国家庭贫困率。

参考文献:

①陈贵富《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我国城镇劳动参

与、就业形态》,《人口学刊》2016年第1期。

②陈贵富《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③李巍、蔡纯《地区金融发展协同性与国内就业状况的改善——中西部金融发展优先次序的再思考》,《世界管理科学》2013年第12期。

④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⑤杨俊、王燕、张宗益《中国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8年第8期。

⑥Aghion, P. and Bolton, P. 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4, No. 2, 1997.

⑦Arestis, P. and Caner, 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Channels of influence. In Arestis, P. and Sawyer, M., (Ed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Pap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Ser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⑧Banerjee, A. V. and Newman, A.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1, No. 2, 1993.

⑨Beck, T., Demirgüç-Kunt, A. and Levine, R., Finance, inequality and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2, No. 1, 2007.

⑩Burgess, R. and Pande, R., Do rural bank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2005.

⑪Clarke, G. R. G. and Zou, H.,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What do the data tell u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72, No. 3, 2006.

⑫Galor, O. and Moav, O.,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1, No. 4, 2004.

⑬Galor, O. and Zeira, 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0, No. 1, 1993.

⑭Geda, A., Shimeles, A. and Zerfu, D., Finance And Poverty In Ethiopia.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⑮Jeanneney, S. G. and Kpodar, K., Financi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poverty. CSAE Working Paper No. WPS/2005-09, University Of Auvergne, Clermont-Ferrand 2005.

⑯Li, H., Squire, L. and Zou, H.,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and intertemporal variations in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s

Journal ,Vol.108 ,No.446 ,1998.

⑪Ranjan ,R.R.and Zingales ,L.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Financial Markets To Create Wealth And Spread Opportunity.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03.

⑫Ravallion ,M.and Chen ,S.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82 ,

No.1 2004.

(作者单位: 朱若然: 厦门华厦学院 ,陈贵富: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希 雨

(上接第151页) 劳动合同、采取劳务派遣等用工形式、少给员工交社保、诱导员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等方式来压低单位缴费基数。因此,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必须从严监管,通过法规和制度来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

五、结语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对企业缴费合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本养老保险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制度,其中每一个参量的改变都将对制度运行产生重要影响。采用单基数法核定单位缴费基数可以降低企业的单位缴费基数,在降低单位缴费比例的双重作用下,必将减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对基金收支平衡造成影响。受限于数据可及性,本文没有计算全国范围内统一以单基数法核定单位缴费基数对企业降费和基金收支的影响。但本文坚持的核心观点是,缴费基数是政策问题,关注点是如何通过监管来缩小政策“应然”与“实然”间的差距,目标是达到“缴费基数的理想状态”。而缴费比例则是精算问题,关注点是如何通过调整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达到“缴费比例的最优状态”。做实缴费基数、统一以单基数法核定单位缴费基数是调整缴费比例的前提,也是推进全国统筹、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精算技术将调

整缴费比例作为一个灵活的调节手段。此外,全国统一的缴费基数核定办法和缴费比例是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必然要求,但对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创业企业和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企业等情况,则可以继续探索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方式来减轻企业的缴费负担。

参考文献:

- ①董克用《有关养老保险新政策的分析与评价》,《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3期。
- ②董克用、施文凯《税务征收体制下职工平均工资在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政策中的适应性研究》,《税务研究》2019年第1期。
- ③吕玉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优缴费基数研究》,《金融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 ④齐海鹏、杨少庆、尹科辉《我国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障碍分析及方案设计》,《地方财政研究》2016年第11期。
- ⑤张艳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基数缴费比例探索》,《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6期。
- ⑥郑秉文《社会保险费“流失”估算与深层原因分析——从税务部门征费谈起》,《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 ⑦郑春荣、王清《工资薪金所得的定义的中美比较》,《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4期。

(作者单位: 董克用、施文凯: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养老金融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徐敬东